

无言石头作铁证：“和平塔”就是“侵略塔”

——本报记者宫崎上海两地调查揭露日本右翼分子一大谎言

战士牺牲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
工,14岁投身
的南北战
次负伤,6次
留弹片,平
每处伤
身成
区

炮声、枪声越来越密集,罗团长果断发出坚守朱家湾的命令。此时,26团有一个营在合围圈外,实际兵力不足500人。

一场空前惨烈的守备战在沼泽湖畔打响。一连三排坚守孙岗东院阵地,战士们依托房屋小院,顽强阻击敌人长达9个小时,子弹打光了,就挥起大刀冲向敌人,浴血肉搏。最后,20余位官兵全部阵亡。有的战士牺牲时还紧紧握着带血的大刀,有的嘴里含着敌人的耳朵。

在强攻下,日军用燃烧弹点燃了五连三排坚守的房屋,浓浓的烟熏得战士们睁不开眼,透不过气,不少战士脸上、身上被烧伤。副连长戴春海组织战士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一堵之隔的敌人周旋,鬼子在围墙下挖枪眼,战士们就将手榴弹投掷出去,并得敌人鬼哭狼嚎。

担架上指挥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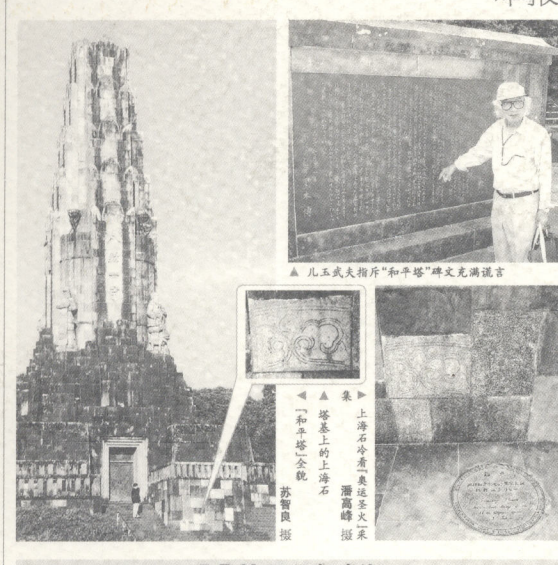
曹圩东南门是出入曹圩的唯一通道,也是新四军26团坚守的主阵地。

6时许,大批日军在火炮的掩护下,向曹圩东南门发起猛烈进攻,四连三排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

敌人又采用炮火轰击、交替掩护的打法,占据了东南门外有利地形。情况十分危急,罗团长亲临阵地指挥战斗。突然,敌人炮火点的一阵冷枪打中了罗团长的右腿,鲜血很快浸透了他的裤管。

罗团长被战士们抬出阵地,简短交代后,他忍着剧痛躺在门板上“会团奋力抗战”。

这里,记者被深深感动。罗团长被抬上担架时,他忍着剧痛,对战士们说:“我们一定会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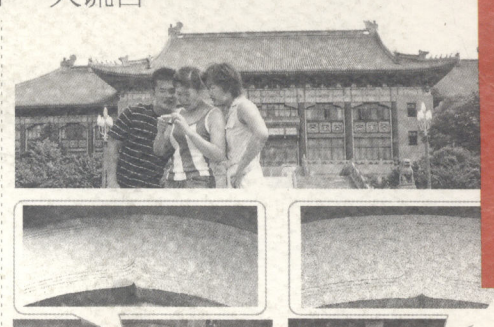
▲儿玉武夫指挥所“和平塔”碑文充满谎言

一块石头在苏教授的心中迟迟不能落下。

4年前,在日本宫崎市参观和平塔公园,友人指着塔基上的一块卷草纹石头说:它来自上海,是从原特别市政府大楼(现上海体育学院办公楼)上取下来的。塔基还有很多中国的石头,都是二战期间运来的。多年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苏教授顿时心头一惊:这所和平塔的背后,莫非不是掩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段卑劣的掠夺史?可惜当时已是夕阳西下,第二天又要赶着回国,这个谜成了苏教授日本之行的心结。

由于教研工作繁忙,对宫崎和平塔中国石的调查一直未能进行。曾有几次,苏教授趁工作之便走进上海体育学院,寻找那块流落异乡的石头的原来所在,可惜均无果而终。

一周前,苏教授向我们提及了当年在宫崎的经历以及心中的谜团,于是就有了本报记者在宫崎、上海两地的实地调查以及随之而来的震惊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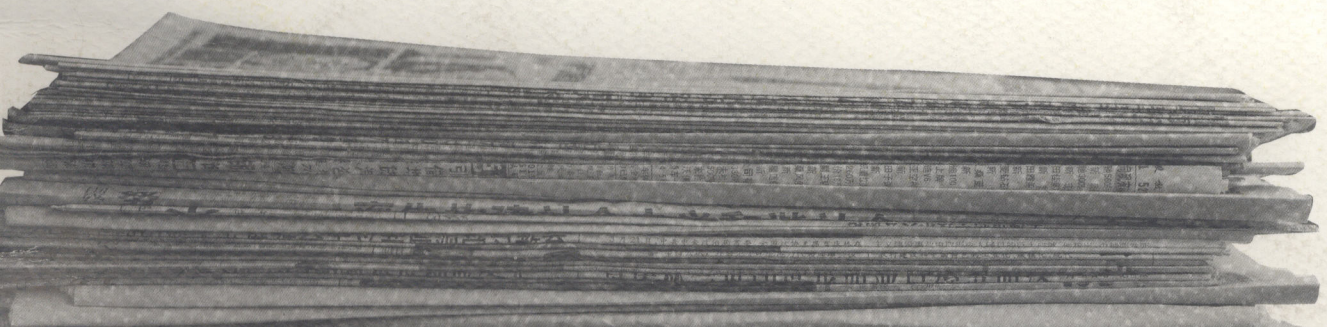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部分参与掠夺石部队

你不知道的 抗战

7月23日 日本·宫崎
本报特派记者 潘高峰
揭开尘土铁证如山

“和平塔”通向塔身的阶梯入口左侧,竖立着一块两米见方的黑石。儿玉武夫先生指着其中一段文字为记者翻译:这1789块石头,均来自友好国家的赠送……“这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言!”老先生非常愤慨……“这些文字,他们调查会已经多次向宫崎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不知道的抗战 / 主编: 胡劲军 副主编: 陈保平 朱大建.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741-029-9

I. 你... II. ① 胡... ② 陈... ③ 朱... III. 抗日战争

—史料—中国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106 号

你不知道的抗战

主 编 胡劲军

副 主 编 陈保平 朱大建

责任编辑 雍启昌

策 划 徐 炯

特约编辑 潘新华 沈月明

设计制作 包晨晖

出版发行 **文 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8

印 张 17.5 (彩色插页 42 面)

书 号 ISBN 7-80741-029-9 / D·003

定 价 100.00 元

新民晚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报道合辑



文匯出版社

南京珍珠

主编：胡劲军

副主编：陈保平 朱大建

策划：徐 炯

执行编辑：潘新华 沈月明

南京珍珠

序 一

秉笔存史 追往继来

苏智良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地掀起了宣传抗战、回忆抗战、学习抗战的热潮。《新民晚报》适时推出的《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是报道抗日战争数以千计报刊中的一枝奇葩。

《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从 2005 年 5 月刊出，到 9 月结束。新民同仁在这场持续数月的报道中，并没有按照老例，只是抄抄书本，翻翻旧刊。而是创造性地走出去，千方百计地觅线索，去寻访，去探究。有的记者南下昆明，找到当年筑起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生命线”的耄耋老人；有的北上黑龙江，探寻二战的终结地虎头；还有跟随加拿大访华团到当年细菌战受害地亲眼目睹受害者 60 多年未痊愈的伤口。有的远赴日本，报道曾是毒气岛的大久野岛的现状，采访恢复良知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老兵，亲身体验宫崎的纪念塔是“和平塔”还是“侵略塔”；又有记者飞临美国，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重温日本投降签字的历史时刻。

正是新民同仁发扬当年的抗战精神，不辞辛劳，使整个报道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震撼力。

《新民晚报》的抗战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个特点。

第一，客观公正，全面报道。既歌颂中国共产党中流

砥柱的作用，描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的敌后抗战，也介绍正面战场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既控诉日军大屠杀、“慰安妇”、强制劳工等暴行，又讲述日本老兵晚年忏悔的心声；既有盟军援助中国抗战的事例，也有江浙民众摇着舢板、营救 384 名英军战俘的感人故事。如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上将回忆送陈毅将军渡运河的独家往事，史泽华先生回顾赴日开展对日军事占领的工作，均亲历亲述，细节生动，读后难忘。报道还兼顾到读者来信，讲述自己或前辈在战争中的各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体现了报社与读者双方的互动。

第二，抢救了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飞虎队的中国队员张凤歧老人，回首飞虎队的战争往事。1940 年日军对青东地区的大屠杀，被屠村民千余人，还列出 306 名遇难同胞的姓名，言辞确凿，无可辩驳。让读者了解在战争中，不仅在南京有大屠杀，在上海就有罗泾大屠杀、青东大屠杀和金山卫大屠杀等。当年十九路军的年轻参谋、如今已 98 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伯康深居简出，然对淞沪抗战了然于胸，记者的登门采访，记录下许多历史的细节，如当年十九路军军官穿上盛装拍下“遗像”，准备为国捐躯。这些弥足珍贵的报道刚刚上报，岂料历史的见证人朱伯康教授已于 7 月 25 日驾鹤而去，令人唏嘘。

第三，重点报道，深度挖掘，图文并茂，内容鲜活。如《七七专刊》、《烽火八·一三》、《太平洋战场纪念特刊》、《淞沪抗战战地重访》、《抗战印迹》、《口述实录》等。《淞沪抗战战地重访》栏目，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时刻，重新考

证了许多重要的战争遗迹，如“一·二八”淞沪战争事发地、蕴藻浜曹家桥战场、庙行战场……大幅刊载的独臂神父法国人饶家驹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报道，饶神父不畏日军的残暴，挺身而出，救护了20万中国难民的生命，而且此事还启发了在南京的拉贝等欧美人士，创建了南京国际安全区，饶神父的大恩大德令人难忘。关于抗战胜利的一刻，以上海与重庆、延安的对比来描述，也颇有新意。印象较深的，还有当年《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日本战败后亲临日本采访，有日人公然叫嚣，日本投降仅仅是临时休战。对照近年，日本高官鱼贯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之行动，感佩朱启平先生60年前的提醒何其深刻。

第四，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抗战史实，丰富了抗战的内容；尤其是有关上海抗战的作品，提供了不少精彩的历史片段。如3名高中生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舍身锄奸的义举。上海成为台湾抗日爱国志士后方的故事。30万字的《翁照垣日记》，记录了这位十九路军前线最高军官的所历所闻，如“一·二八”战事第一枪的原委、2月28日当地百姓跪请部队撤离的动人故事等。该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报道还展示上海万人被骗当劳工的档案，让读者知晓，上海也是日本劳工的捕抓地。当年，14岁的凤仪萍走过四川北路桥时，被日军哨兵抓捕，押送到北海道栗山角田煤矿，九死一生。数十年后，已是广州医学院教授的风仪萍手持劳工“生死簿”再返故乡。这次在上海与“生死簿”上的老兄弟相认相见，回忆劳工时代干苦活、吃尸肉、60公斤的汉子瘦成25公斤的往事，幸存者老泪纵横，其情其景，也使阅读者潸然泪下，难以释怀。还有重返四行仓库战地的老兵杨养正、周福其、郭兴发、勇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名医蔡香荪、电影《51号兵站》“小老大”原

型的刘燕如夫妇，等等，这些此前人们不太知道的前辈的名字，开始被读者记住，并广为传颂。

所有这些抗战报道，不仅引起上海市民的关注，引起国内读者的肯定，而且还得到了远在日本、欧洲、澳洲和美洲华人的共鸣。记得去年夏天我出差去武汉，见到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朱雷先生。出生上海的朱雷教授靠订阅的《新民晚报》了解故乡的信息。谈到抗战，他说，每一期的《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他都仔细阅读，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也有过逃难的经历，千里逃亡路的千辛万苦，说到动情处，不禁落泪。朱雷教授对《新民晚报》报道的高度赞扬，代表了广大读者的心声。

现在《新民晚报》社决定，将《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结集出版，我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存史的报道，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这本书会启迪人们，要牢记落后者挨打的道理；面对强敌入侵，兄弟要团结如一人。

在纪念抗日战争方面，我们仍有不少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举个例子来说，如何保护各类抗日战争的遗址就非常紧迫。

我们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也如火如荼。然而，大量的抗战遗址也在各地拆旧城、建新城的浪潮中被破坏、被摧毁了。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的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也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了。曾经关押过

2000多名美、英、荷、澳战俘的沈阳集中营，围墙被拆除。日军在海南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企图把海南岛作为第二个台湾，因此，海南岛上的日军暴行遗迹比比皆是，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但时至今日，这些遗址被破坏殆尽。两年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组织中朝日三国联合调查，邀请朝鲜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朴永心重返中国，她所确认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尽管多方面呼吁，但现在已无可奈何地在毁坏之中。在具有抗战传统的上海，宝山城、罗店、吴淞、闸北、天通庵车站、南市难民区等遗址，也已基本不见了。四行仓库是全球华人心中的抗战圣地，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但对它的保护非常糟糕，仓库外墙的景观早已面目全非。更为严重的是，各地一些抗日烈士的墓地长期无人管理，目前已破败不堪，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的失职。我们多次建议尽快保护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遗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并希望将来建成中国“慰安妇”纪念馆。该处现在为居民所用，年久失修，已成危屋，且地方政府已将此处列入东宝兴路商业街的建设规划，如果不加以保护，不出数年，这个世界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遗址，便会消失。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细菌部队驻地、慰安所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苦难的痕迹，也需要永远保留，以警示人们。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抗日战争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美国遭袭伤心地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然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

我们应该努力奋发，将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是为序。

200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

序 二

悲壮历史 感人现实

胡劲军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 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

2005年夏秋之季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情景如在眼前。为铭记新民晚报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所做的努力，我们商议出版《你不知道的抗战——新民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合辑》。

事实上，我们更希望这本纪念册子能起到传承历史和激励后人的教育作用。这本册子并不厚，但见证了新民报人3个多月的艰辛劳动。我们很高兴听到历史学家评价新民晚报此次抗战报道有新意、有深度。我们欣慰地听到读者说：晚报这一次抗战报道和以前大不一样。中宣部和市委宣传部也多次表扬晚报的抗战报道别具一格、富有激情。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如同一场新闻的奥林匹克。它展示了每一张报纸的技巧和实力，也凸显出一张报纸的格调和深度。作为一张从抗战烽火中走来、有着77年历史的报纸，新民晚报没有理由不做好这一次历史性报道。

“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新民晚报的办报宗旨，此次抗战报道我们特别强调读者的广泛参与。我们期望在专家论述、史料发现的基础上，展示民间抗战记忆的分量。而且这样

的抗战纪念报道将更真实、更立体。我们的“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和夜光杯副刊刊登了大量读者的抗战亲历、纪念文章和家传抗战文物。数月间，我们收到读者来信来电千余件。那些颤抖的笔迹，很多成为我们一些重要报道的线索。

做足上海地方特色也是新民晚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的一大亮点。从“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政治斗争到文化争夺，上海始终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重要战场。直到今天，上海在抗战年代涌现的诸多惊天壮举、仁人志士，蒙受的无数国耻家仇，还不为人所知。依托抗战史专家的力量和读者提供的线索，我们报道了一大批上海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上海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页：青东大屠杀》《“独臂神父”救助20万上海难民》等等，都在上海市民中引发震撼和共鸣。

我们认为重大历史题材报道要吸引读者、打动读者，一定要非常注重历史和现实的接合。60年后的报道，如果完全是史海钩沉式的静态回顾，会让读者觉得离自己、离

现实太过遥远。在这次抗战报道中，我们非常强调报道的新闻本性。比如《64年前3高中生兆丰公园舍身锄奸》一稿，不仅采访了唯一的幸存者达世清老人，还和老人一起重走当年的投弹路线，64前的时空和现在完全联系了起来。在特别策划的两次连续报道中，这种时空的接合尤为明显。“寻找劳工生死簿上的幸存者特别报道”在市民中引起热烈反响，连续数周提供北海道劳工幸存者线索的电话络绎不绝。“八百壮士老兵上海圆梦”连续报道也是如此。“八·一三”当天，我们安排两位八百壮士老兵相逢于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当他们双双跪在团长谢晋元塑像前时，悲壮的历史与感人的现实令人震撼地接合在一起，读者对此印象深刻。

新民晚报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在形式也是打破常规的。从5月28日起，我们每周推出4个整版“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每期特刊首页均为彩色通版，力推一篇特稿，视觉冲击力很强。“七七”“八·一三”“八·一五”等特定日子加出纪念专刊。“七七”纪念日当天，我们第一版头条特别刊出一封感人至深的“八·一三”烈士战地家书，同时配发记者发至淞沪抗战纪念馆的通讯，读者反响热烈。

《无言石头作铁证：和平塔就是侵略塔！》特稿刊出当日，我们在《新民晚报》第一版头条以大号黑体字作简要提示。2005年9月3日纪念活动高潮来临之前，我们连续5日天天推出纪念特刊，广受瞩目。

从5月28日到9月3日，“百日特别报道”我们倾力而为、精益求精。以“原版重现”的形式编印此书，正是希望读者从每一篇特稿、每一个版式，甚至每一个标题中感受我们当时付出的思考和劳动，更希望读者能从中有所得、有所悟。



序 三

让历史的记忆永远鲜明

徐 炯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报道工作启动之前，我读到了一组报道和一篇评论。报道说的是，在德国柏林，又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落成了。评论说的是，当年在集中营被德国法西斯残杀的不只是犹太人，也有吉普赛人；可是时隔 60 多年，如今有几个人知道吉普赛人的这段惨痛遭遇？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绝大部分人和事被遗忘而很少一部分留存下了纪录。哪些人和事能被史书记录在册？自然筛选之外，其实也有着人为的力量在起作用。犹太民族把悲痛和愤恨化作急切和不懈的努力，把二战史中自己的这一章节不断地充实内容，一遍遍浓描重绘。我去过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最让我感叹的是一个放满成排电脑、像间大教室的大厅。轻按鼠标，可以从电脑库里调出难以计数的亲历过二战的犹太人的个人口述。难以计数的犹太人出力出钱共同完成了这项浩繁的工程，为了记录历史，不让一个细节随着当事人的衰老、死亡而自然消逝。

留存在史书上的历史，又有大部分会被冷落，唯有活在后代人记忆里才不负记录者的苦心和劳作。犹太人一个个地建纪念馆，一次次地搞纪念仪式，一遍遍地在媒体上追述往事，还一部部地制作电影大片、畅销小说。在当今世界，一个强势群体能强有力地影响现实世界，也能强有力地影响世人关于历史的记忆。把自己的历史用粗笔写在史书上，再送进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记忆，固然因为犹太人有实力，更因为他们有心。

吉普赛人的苦难被遗忘了。偶有一位历史学家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轻轻说一声，才有很少的人听到了他微弱的提示，惊愕中向吉普赛人投去双重的同情目光。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 14 年的苦难和抗争。这段历史，应当是一代代中国人永远的鲜明记忆。这段历史，也应当活在全世界人们的记忆中。然而，现状与“应当”还差得远。抗

战史料的收集，远远谈不上完备；抗战文物的保护，远远谈不上完善；抗战历史的研究，也谈不上全面。更让人忧心的是，即使身为中国人，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这段苦难与抗争的历史，了解多少，又从中领悟了多少？还有，我们是否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把这些本该以粗笔浓墨写在世界史中，本该让世人都知晓、记得的史实，传扬开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传人，数年来不遗余力地歪曲涂改这段历史，同时不遗余力地四处散布歪曲涂改过的版本，我们愤慨、谴责、抗议，但这远远不够。抗议，常常是无力的。

参与新民晚报此次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报道工作，结识了一些深怀使命感的历史研究学者，正是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披露了一些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他们的使命感和默默工作的实绩，让我们感奋，给我们激励。我们尽了一点媒体的责任。现在把当时的版面结集成一册呈现给读者，是想再尽一点责任。

“让历史的记忆永远鲜明”，这应当是每一个中国人自觉的责任，应当为此各尽所能。我们的自觉还不够，做的更不够。

再次向默默致力于抗战历史发掘、保存和研究的人们致敬，惟愿他们的热忱如火星，能引燃更多人乃至所有中国人的热情。

抗日将领访谈录①



● 向守志将军近影

特派记者 张黎明

5月的南京，春光明媚。

午后，在西苑宾馆二楼一间宽敞的客厅里，88岁高龄的向守志上将坐在沙发上。他目光深邃，身体硬朗，以一口四川乡音向记者讲述起发生在60多年前的战争往事。

夜间是八路军的天下

将军语调沉重。在漫长的8年抗战中，八路军除了百团大战这样有规模的战役，更依靠游击战、麻雀战、跳蚤战等我们自己发明的“作战专利”与日本强盗殊死较量。

抗战初期，我军的装备大都是红缨枪、手榴弹、炸药包，而敌人武器装备非常精良。当时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白天分散潜伏，晚上行军、打仗，要打仗就得走路，走路是为了打仗。“我们的部队充分利用夜战，近战英勇杀敌，夜间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将军的脸上充满自豪。

他说，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部队也非常艰苦。首先是我们没有了后方，原来太行山区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可是我们部队的兵工厂、服装厂等后勤保障基地都遭到了日本鬼子的轰炸和破坏。当时我军只能穿着便衣，拿着简陋的武器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保卫疆土。

“维持会”给我们送情报

记者说起，抗战时期，一些当过村长、保长和“维持会”里的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汉奸。将军笑着解释道，这大概是你受了电影、电视、小说的影响，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抗日的。他们表面上为日寇做事，实际上给敌人讲假情况，给我们送真情报。按他们的话说叫“哄鬼子”。死心踏地为日寇做事的汉奸毕竟是少数人。

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战斗中负伤，不幸被敌人抓获。很快，我们从“维持会”那里得到情报：某月某日，鬼子要把刘志坚从德州武装押送到石家庄。于是，我们就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在沿途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把他从敌人手里抢了回来。建国后，刘志坚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将军说，为什么这些人会给我们八路军

深情回忆起万众一心、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慷慨激昂地说：数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赴宁，采访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他饱含

『依靠人民，我们迎来了胜利』

送情报？首先是我们党在敌后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因为这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誓死不做亡国奴。

百姓杀狗掩护子弟兵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敌后坚持8年抗战，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他们不但给部队输送兵员，还尽力为部队保障给养，他们是我们赢得胜利的保证和靠山。”将军语调坚定地强调。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对我冀南平原投入了重兵，到处修建据点、碉堡，不断扫荡。我们部队的行动十分艰难，有时一个晚上要换二三个地方，悄悄翻墙到老百姓家里宿营、联络。那时，农村人家都养狗，夜间只要一有动静，狗就“汪汪”乱叫，狗一叫，敌人就会出动，于是，老百姓为了掩护子弟兵抗日，家家户户都把狗杀了。

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冀南军民挖了许多“交通壕”，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地道。这些地道庄庄相通，村村相连，我们就利用地形、地物同敌人战斗。当时，我们的战略是“敌进我进”，只要敌人出兵到我根据地扫荡，我们就派部队到敌占区骚扰，这样，有效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告诫年轻人勿忘历史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临近尾声，此刻，向守志将军情绪激昂，他强调，发生在60多年前的那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中国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的军队也在战争中得到了壮大和发展。起初，我们八路军只有3万多人，包括新四军和南方游击队还不足4万人，可到抗战胜利时，我们已有120万正规军。他告诫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历史，胜利来之不易。

临别时，将军请工作人员拿出一幅他亲笔挥毫书写的“居安思危 富国强兵”字幅，送给记者留念。望着这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可以感受到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忱。

向守志同志简历

向守志，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溪县。1933年参加少先队，次年任游击队队长，并带领全队100多人集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赴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同年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在敌后坚持抗战8年，先后参加了林南战役和对日大反攻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兼政委，参加了淮海、渡江以及解放大西南等战役。

建国后，曾任军参谋长、军长、解放军二炮工程学院院长、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是中华文明由低谷走向复兴的转折。日本法西斯的铁蹄遍及半个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毒气战，强制掠夺数以万计的劳工，推行史无前例的“慰安妇”性奴隶制度，至于大轰炸、大屠杀更是不胜枚举。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四万万中国人奋起抗争，前仆后继。逃难、转移、抗击、奋战，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到怒江畔的远征军，最后以牺牲3500万儿女的代价，终于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抗战是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给上海造成了重大损失，许多老上海至今记忆犹新。但上海人不屈不挠，奋勇抗战。上海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七君子”、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等永存史册。聚集70多个师参战的淞沪战役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在艰苦的岁月里，上海人也以宽广的胸怀、无限的爱心，庇护着漂泊四方的外侨们，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3万犹太难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令人感动的友谊篇章。

抗战胜利

铭记历史

在中国大地见证



● 南京受降(油画)



● 王楚英指着老地图回忆“八·一三”抗战

特派记者 潘高峰

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更是承载荣耀之地。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曾经最凶残的敌人向中国军人双手捧上投降书。那一刻，中国人民终于在8年艰苦抗战后取得了彻底胜利；那一刻，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喜悦浸润着泪水。

在南京清凉寺大街，居住着一位老人，他不仅从抗战爆发起就投身战斗，血战淞沪、转战皖南、远征缅甸……更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那一天，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现场目击了那激动人心的全过程。中国抗战的不屈历史，中国胜

利的铁血荣光，他是当之无愧的见证人。

老人名叫王楚英，如今已经82岁高龄。本报记者日前赶赴南京，采访了王楚英老人，听他讲述60年前的光荣一刻。

飞临南京 绕城三圈

“8年抗战，我做梦都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最终我们胜利了，而我还有幸参加了1945年的日军投降仪式，那场面真是太令人激动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82岁的王楚英老人，如今依然身体康健，思路清晰，他几乎记得当年受降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王老告诉记者，当年他身为国民党新六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从湖南芷江赶到南京参加日军投降仪式。那是1945年8月27日上午，211名官兵分乘7架飞机从湖南起飞。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国土，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三圈。

“当时我从舷窗俯瞰南京全城，真是山河依旧，物是人非。不尽长江依然滚滚东流，却看不见挂着中国旗帜的船舰，景物凋零，满目疮痍……”说到动情处，老人眼里充满了泪水。幸好当时在机场塔楼上，已经升起了中国军队的旗帜，这使王老一行一下飞机就顿感亲切自豪。

更加令王楚英他们感动的是，机场附

近的居民一见到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地挥舞旗帜，一些农民甚至流泪，将自己准备的饭菜，每一位官兵，官兵和泥巴，和他们紧紧拥抱。从南京中山路军校礼堂门前，每成蓝白红三色条纹旗杆边上，并排站满兵，头戴钢盔，身穿军服，手持冲锋枪，立着一座松柏扎成

三九良辰

1945年9月9日，三九良辰。中国战区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这一天，他告诉记者的脸上都带着笑容。从南京中山路军校礼堂门前，每成蓝白红三色条纹旗杆边上，并排站满兵，头戴钢盔，身穿军服，手持冲锋枪，立着一座松柏扎成

为了和平 回念战争

上海师范

他见到日本人仍心有余悸。还有90岁的四行孤军战士将重回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将军，向抗战将士致敬。而1910年出生的朱巧妹老婆婆却无力战胜病魔，带着遗憾已告别人世。上周，91岁的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到上海，以下跪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

里，我们的万千市民会向晚辈讲述九死一生，上街头，寻访战争遗址，炸毁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八·一三”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决阻击日军进攻的

六十年

特刊(第二期)

能走向未来

日本投降一刻



陈坚 作

中国飞机和中外涌向机场的外中，向官兵们致口的泥水越过壕新摘的玉米棒给农民们浑身脏水一些士兵流着泪上你们被日本鬼们来晚了……”日本国旗和伪满旗的旗帜。

欢腾

中国选定的“三签字仪式就在上。

登上不禁浮现出南京城里，人人对胜利和平的黄埔路口到中央竖立着一根漆上悬挂联合国旗。武装士兵和宪兵，戴着白色手套，黄埔路口还矗立着，上面缀着

苏智良

级参与，老人们事，年轻人会走“二八”事变中被中国古籍重镇事变中被摧毁的、南火车站；坚——罗店；还

受降地中央军校也作了专门布置，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正门和其他出入口均有新6军战士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

礼堂正中就是受降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观礼席，东侧为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

冈村宁次 深深低头

王楚英告诉记者，当时他担任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线指挥所联络组长，负责会场的安全警卫。当天上午7时，他带领1个步兵营、2个宪兵连、1个工兵连提前进场，手执探测器检查安全，之后负责引导来宾，“我就站在中外高级官员身旁，可以看清楚整个会场。”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

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头，放弃了幻想，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

王老清晰地记得那一刻，他告诉记者：“冈村宁次当时戴着眼镜，深深地低着头，一言不发。他平时是很骄傲的，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初，他还不屈服，拥百万大军自重。但那一刻，他低下了头，放弃了幻想。”王老还特别说到一个细节：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冈村宁次的学生。冈村宁次这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投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印章，盖于名下。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时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希望人们能从历史中记取教训，不再重犯这样的罪行，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

如今的上海，建设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也要思考，要不要保存战争遗址，如何保有战争遗址，如四行仓库、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东宝兴路125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七君子”的故居等。如果这些都消失了，我们如何来回望历史？

一位日本友人曾对我们言：如果你们也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忆吗？因此，为了和平，我们要回念战争。2005年5月24日于桂林

新民晚报

2005年5月28日 星期六

A17 胜利

百日特别报道

责编/王 佩 视觉/张 浩

“抗战印迹”征集启事

60年。多少人年华老去或者生命不再；多少往事淡忘到无可追溯；多少旧物早已丢失得无影无踪。

但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有一段历史永远都值得去探寻、去丰富、去铭记。那就是抗日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知，或者极少提及的抗战往事；一定还有大量深藏不露的建筑、遗迹或文物，铭刻那段烽火岁月；也一定还有许多平凡的家庭，或者铭记着一段战时的苦难经历，或者保藏着一件有着特殊抗战印痕的物品。也许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战乱年代的一次痛楚遭遇，但个人的命运可以折射一个民族在当时的

巨大苦难，足以震撼每一个读者的心灵。

所以，所有和这段历史相关的记忆都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尤其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勿忘国耻、发奋图强。

今天起，本报隆重推出《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在此，我们特向所有读者征集和抗战有关的轶事、文物，一段锥心记忆，或者一件家庭珍藏的抗战“传家宝”。一旦接到适合的线索，我们将作深入采访，刊发报道。读者如有相关线索，请拨打962288热线电话，也可通过电子邮件sym@wxjt.com.cn、传真电话62572491提供信息。

让我们共同纪念这场特殊的战争。

·俄罗斯专稿·

珍爱“战胜日本勋章”

——访三位参加过中国抗战的苏军老战士

特派记者 李坚

25日下午，莫斯科时间3时，记者应约来到位于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老战士协会。宽敞的办公室里安放着朱可夫元帅与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的卫戍司令高伐洛夫将军的塑像，墙上还挂着一幅列宁像。

老战士协会主席达姆契科夫与秘书长斯米尔诺夫都在远东战场打过仗。他们告诉记者，圣彼得堡参加过中国抗战的老战士至今健在的还有34人。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统率的苏联远东军以157万兵力，从西、东、北三路突入日本关东军防线，其中西路与东路对关东军形成钳形攻势。

斯米尔诺夫参加的是西线作战，他是马利诺夫指挥的第6近卫军第9机械化部队的一名坦克机枪手。这支部队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著名的库尔斯克坦克大战。

斯米尔诺夫不满17岁就从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应征入伍。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他所在的这支拥有1500辆坦克的部队奉命从捷克赶赴远东，一个月中日夜兼程，一路补充人员装备，终于在8月9日之前抵达满洲里边境。

老人回忆说，日本关东军根本没有想到苏军会跨越大草原，从后面包抄过来，因此缴枪投降者成千上万，有的军官甚至用手枪逼迫士兵投降。

这支部队解放了东北的通辽、热河、长春，并在沈阳机场活捉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斯大林命令下，他们还抢在美国之前攻占了辽东半岛。

达姆契科夫参加的是东线战斗，作为一名水兵，他曾随远东舰队冲破水雷密布的洋面，从海参崴一直攻到旅顺口，掐断了日军从海上溃逃的通道。

参加过北线作战的华里切夫是一位

风景画家。1942年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他应征入伍，时年18岁。1944年1月，作为一名机枪手，他参加了苏军突破围困的战役。在一个叫伐洛那的高地，苏军与德军激战，战斗持续了整整9天，战士除负伤被送入后方医院外，几无生还。在这场战役中他两处受伤，获得了荣誉勋章。

1945年，他被派往远东，编入539工兵营。他说，起先大家都以为战争结束了，军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布拉格维申斯克，战士们才知道将要与日军作战。

华里切夫所在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从北路切入，担任辅助突击。这支部队在红旗黑龙江分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攻，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的独立第四军。

华里切夫所在部队一直打到哈尔滨附近，他获得了一枚“战胜日本勋章”。一个月以后，日本投降，他也回到了故乡。至今老人还记得中国的高粱、小米和比俄国出产的大得多的黄瓜的滋味。

华里切夫说，他获得了一大堆勋章，总共有1.5公斤重。不过，他最喜欢佩戴的是5枚因直接参加战斗而获得的勋章，其中一枚就是“战胜日本勋章”。

战争结束后，他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成了一名职业画家。

整个东北战场，苏军俘获关东军86万，将级军官140名，击毙日军8.4万，苏军牺牲2.5万。苏军将缴获的关东军精良装备全部留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后，达姆契科夫深造成为哲学博士，斯米尔诺夫成了一位建筑设计师。1995年，两位老人应中国政府邀请，与其他老战士一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活动，他们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英雄，被授予金质奖章。老人们在中国游览了10天，在北京参观了毛泽东纪念馆，重游了大连、旅顺等地。老人们为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本报圣彼得堡电)

● 二战胜利纪念日，圣彼得堡部分老战士被请到东方茶楼喝茶叙谈战友情谊。茶楼经理范建祥是上海人，他与这些老战士关系密切。李坚 摄



1932年1月28日深夜,熊熊火光和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驻沪日军悍然进攻上海天通庵车站,挑起战事,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民族义愤,中国军民奋起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战掀开了上海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天通庵车站的战斗究竟是如何打响的?73年后的今天,我们试图在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当年的硝烟。

系列报道
①
淞沪抗战战地重访
黄浦怒潮

天通庵车站——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



● 深夜打响战斗的天通庵车站,如今只有一条马路成为唯一的线索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本报记者 钱滢琬 实习生 江文君

昔日战场 时光流逝带走记忆

在上海,至今还有一条叫做“天通庵”的马路,因为与天通庵车站有着近似的名称,我们的战地寻访就从这条路开始。马路不宽,两侧的房屋也有些陈旧,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坐在路边乘凉。记者问了几位年长者,知不知道天通庵车站?他们都茫然地摇摇头。走访了附近的几个居委会,得到的答案也是“勿晓得”。毕竟,73年过去了,车站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悄悄消失。

最终,记者根据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提供的线索,辗转找到当年战争的亲历者——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参谋朱伯康老人,从他那里得到了准确答案。当年的天通庵车站,原来在宝山路、同心路、天通庵路汇合处。

故地重访

昔日车站不复存在

“天通庵车站,1920年1月启用。20世纪60年代初,因51路公共汽车通车,该站停止客运。1978年,扩建四川北路时,站屋、月台均拆除”。这是虹口区志上的一段记载。

今天,记者再次站在这块土地上,已难以捕捉到一丝历史的痕迹。在这三条路的汇合处,已是高楼林立,有高层住宅、饭店、超市、银行……当年的窄轨铁路早已被拆除,如今的轨道交通三号线就建在当年淞沪铁路的上方,列车呼啸而过的声音,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当年。

战争借口

小小毛巾挑起事端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日本海军陆战队就驻扎在鲁迅公园附近。”98岁高龄的朱伯康老人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老人生于1907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才25岁。

说起战争的起因,老人义愤填膺地用手比划着:“我们中国人生产的脱脂毛巾,日本人看不顺眼,他们在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挑起事端,两次放火焚烧毛巾厂,为发起战争制造借口。”战争爆发前1个月,日本人频频闹事,多次砸碎中国店铺玻璃寻衅。

所以,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人故伎重施,迷惑了人们。谁料想,这竟是战争“前奏”。晚上11时30分左右,日军突袭北天通庵车站,来势凶猛。而当时在这里驻防的中国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78师156旅第6团。

战况惨烈

“血弹”炸掉日本坦克

19路军官兵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他们在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表示:“日军侵略我防线……寸土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表示了“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的壮志。

“日军出动了20余辆坦克,兵分3路冲击我们,我防军凭借已筑好的工事,给予猛烈还击。”朱伯康老人的回忆,把我们带回硝烟弥漫的战场。日军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发动全线进攻。朱伯康老人当时主要参与编写战报的工作,“就像现在的新闻记者”。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多次亲赴火线实地采访,目睹了诸多流血牺牲的场面。

“坦克来了怎么办?我们有‘血弹’——战士们豁出性命,平躺在地上,待坦克开来,勇敢的战士便一冲而上,砸碎玻璃窗,开枪击毙日军,端掉坦克!”老人用手做出了开枪的姿势,让人觉得痛快淋漓。当夜,由于19路军的奋勇抵抗,来犯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覆灭,大出日军意料。

热血沸腾的誓言,弹火纷飞的战场……当这一切日渐模糊。当天通庵车站被现代化的建筑所替代,行色匆匆的路人们,请牢记73年前中国军民曾在此浴血奋战。

绝密档案揭开

——本报独家披露全部9处

本报记者 张家愉 沈月明 文
本报记者 陈继超 摄

一部侵华日军的绝密档案尘封了60年。日军侵华期间大批在沪外国人“消失”两年多的谜团因此沉默至今。前不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终于揭开了绝密档案的扉页:上海曾有9处日控外国人集中营(日军称“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内幕浮出水面。

日军的绝密档案上白纸黑字: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随着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纷纷对日宣战,多达6200名在沪外籍侨民被日军作为“敌国人”强行收入集中营。其分布地点之隐秘,就连在附近生活多年的老上海也是闻所未闻。6月1日,记者踏访了几处集中营旧址。

上海中学原集中营——“洋贵人”关进“棚户区”

一大早,上海中学的学生们说说笑笑进了校门。然而,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3年,人进了这道门就意味着一脚踏进了暗无天日的龙华集中营。这个清新的校园一度是被铁丝网圈起的牢笼,来自英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1700多外侨被囚禁于此。他们曾是上海各租界的“贵人”,在这里却失去了最起码的自由和尊严。

进门右转,沿小路走几步,可以看到一幢三层老楼。尽管这儿已改作学校总务楼,可门口牌子上仍写着“第一宿舍”的字样。徐涛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集中营课题组成员。他告诉记者,集中营时期在这栋楼里一家老小只能分到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有外侨还记得,当年几张床就占满了斗室,不少家什只能堆在过道。但一家人有独立的一间已算上等待遇了。对面的大礼堂,单身者们床挨着床合住这个大统间。记者走进如今的礼堂,满眼是一排排簇新的座椅,很难想象在日占时期,这里摆满参差不齐的统铺。

“别看礼堂大,拼命挤了还是住不下。其余单身汉只能呆‘棚户区’。”徐涛指指礼堂后面一大片水杉林。据外籍侨民回忆,这里临时搭起过三大间木板长房,单身难友们像沙丁鱼般挤在一起。“棚户区”对面是集中营的食堂和水房。当年几个简陋的棚子里,粥、干面包加一点茶水就应付了上千张嘴;眼下这儿经反复改建已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同样也有几间作为食堂,可外国学生在这里享用美味,绝尝不出当初“营民”们的辛酸!

东方商厦地区原集中营——一旦进去再难出来

尽管是雨天,东方商厦热闹依旧,不时可见提着大包小包而出的购物者。然而在外侨的脑海里,抗战后期的这块区域,只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家当进去的。除非重病送医院或死亡,或经日军批准转到另一集中营,进去的人就不可能再出来。徐涛比划着说,那时这一带就是个集中营。其中不少楼房本就配有生活设施,日军便大批地赶人进去。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课题组发现,当年的日本法西斯老少“通吃”,连6个月的幼童、88岁的老人都不放过。集中营竟还各有分工。例如,



沪西第一集中营后来主要收管有婴幼儿的家庭,沪西第三集中营以收管老人、体弱多病者等为主。

徐涛说,日军恨不得把一些中立国的人也按在铁掌之下。当时,一些中立国的人一见别国的好友进了集中营,他们忍不住偷偷往里送食物和生活用品。“一旦被日军发现,很可能被枪毙,难怪有些人后来提起往事,直说是提着脑袋闯关。”

卢湾区区委大院原集中营——望望花园透口气

记者来到卢湾区区委大院,进门就是当年一处集中营的两栋老楼。左面红砖砌就的三层楼内,木地板踩上去不时吱嘎作响。右边粉刷过的白楼里,要不是房门推开后露出电脑桌椅,这每层楼十多个房间,还分明能还原出老式集体宿舍的原形。二楼的一个房间内,进门右侧的角落里甚至还保留着洗脸池的位置。

工作人员说,和这两栋楼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个花园。站在白楼二层的阳台上,看得到园中上了年纪的树木和盆栽花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陈克涛介绍说,集中营被日本宪兵或警察看管得严严实实。于是,去不了围墙外面的世界,警两眼这一抹绿色就成了“营民”们难得透

上海集中营旧史

军“上海敌人集团生活所”内幕

二战期间上海集中营大事记

龙华集中营主要遗址分布图

- A、B、C 单身汉所住木板房
- D 成家者宿舍楼
- E、G、H、J 宿舍楼
- F 单身汉所住大礼堂

制图 董春洁

木板房现为一片水杉林

现为上海中学大礼堂

上海集中营史——原因阻碍调查

来,我们研究所一直在搜寻集中营很广。直到今年4月,熊月之所长及日军高层秘藏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营”的大宗档案,随后即成立了课题案进行翻译和解读。”上海社科院历史周武介绍道,新发现的档案中包括集中营动态的月报,尽数反映了的生存状况。眼下,翻译和解读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档案中涉及的语种很多。”周武说。此外,战后“营”国后便杳无音信,主动提供线索的,研究者要找民间知情人士更加当年的上海,外国人和华人各有自此间信息渠道不畅,华人又被禁止因此了解内情的华人不多。再加上自暴露反人类的罪行,有意搞信息封对集中营披露极少。

九所日控集中营一览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统计)
共计关押六千二百人

名称	原址	现址	人数
浦东集中营	英美烟草仓库	东方明珠北面的江边	1112人
龙华集中营	老上海中学	上海中学	1756人
闸北集中营	大夏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	1056人
沪西第一集中营	工部局西童学校	市西中学	877人
沪西第二集中营	军营	延安西路某处	456人
沪西第三集中营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	上海动物园	331人
沪西第四集中营	隔离病房	延安西路某处	325人
教会人员集中营		分6个地点收押	254人
意大利人集中营		具体地址待考	33人

专家评点: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集中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敌人集团生活所”,关押10余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侨民,是二战中发生在上海影响极大、极重要的世界性事件。该事件公之于众,意义有二:一是揭露了二战中侵华日军在上海迫害英美等国侨民的历史。上海集中营在中国是规模最大的,波及国家和人数之多、历时之长,无疑是二战史上的重要事件。随着集中营真相的日渐清晰,史学界

多年的空白将得到填补。由于这段历史涉及外侨和侵华日军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人关系不密切,一直没有为国内的抗战史研究所重视。而国外研究二战史的人士则偏重于研究欧洲战场。这一页秘史鲜有人问津。所幸这个课题已开了个头,课题组掌握了上海集中营6000多名外侨的完整名单,还期待更多知情者提供当年的详情。二是集中营在上海大量存在,凸显了上海历来具有的国际性。当年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侨被拘禁,触动全球各地人们的神经,这样的事在当时国际上实属罕见,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可能发生。

本报记者 晏秋秋

“义勇军”,最初是一部传奇,接着一串声音,今天是一种精神。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这部反映“九·一八”事变后,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彷徨投身抗战的电影,片尾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奋进的歌词,引起轰动。很快出现了银幕上下一齐高声歌唱的动人场面。

今天,这首歌在神州大地无数次被唱响。即便是稚龄幼童,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九·一八”事变后,“不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率先以“义勇军”的名义,组织起抗日武装力量。全国的抗日情绪,如怒潮翻涌,一浪高过一浪。一向以“十里洋场”的温婉形象示人的上海,突然变得激昂雄昂——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抗日救国会等爱国组织相继成立,上海人民举行集会、游行,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不久,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义勇军委员会。

当时,16岁的张国华在华新呢绒店当学徒。听到“义勇军”招兵的消息后,他热血沸腾,前往报名。如今已年近九十的张国华回忆说:“每一名义勇军领到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不过军服上没有标记,军帽上没有帽徽。”上海义勇军进行了积极的军训。风霜不歇,雨雪不断。“开始练队列、跑步,然后持仿制步枪训练,反复练习俯卧、跌打滚爬等战术动作”。

1931年12月6日,300多名上海青年自发组成“赴东北援马抗日团”,援助马占山部在黑龙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团长张少杰向送行者诀别:“除非我们死,我们绝不回来!”时隔74年,张少杰的吼声,似乎犹在回荡。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了淞沪侵略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19路军毅然奋起抗战。

有感于国难之深、使命之艰,战事全面展开后,上海战场上出现了50支以上的民众“义勇军”。除本地的20余支,从广州、南京、北平、天津、无锡、吴县、泰兴、四川、湖南等地也有20多支义勇军前来支援,甚至还有海外归来的华侨义勇军。

一座“铁血长城”,筑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

日军想在宝山登陆。只有240人的“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与敌周旋一个多小时,挫败了日本的登陆图谋。19路军156旅翁熙桓旅长对义勇军大队长王屏南说:“宝山若非你部坚守,阻止日军登陆,我旅腹背受敌,必被包围,撤不出来了。”

在义勇军第一大队,张国华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领到了一支步枪,160发子弹。“后来,我们在擦拭这些枪械时,发现有的枪支上血迹斑斑,这是19路军英勇战士的鲜血啊!”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日本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3月31日,日本东京的《每日新闻》上,登出了日本记者的上海战场特写:“江湾的战壕里,一位中国女人被拉到前原旅团长面前,据她说是个女学生,在激战的一周间,约50个士兵的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这也许是真的吧。她是像病人一样衰弱!”

还有一人,值得一提。肖特·罗伯特来自美国,他在空中狙击日军飞机,击落敌机,自己也英勇牺牲。这位美国盖尔飞机制造公司的青年,在战时义务担任航空教练,由于无法忍受日军残暴愤然参加了上海义勇军。肖特说:“我是中立国人士,对于双方无所偏袒,但我人类,见到非人类之残杀,怎么能忍耐!”肖特去世后,上海军民为之哀悼,军方授予上尉军衔,以军礼葬于上海虹桥公墓。从美国赶来的肖特妈妈说:“肖特见义勇勇,实现平生宿愿,作为他的母亲,足以自豪。”

前进!前进!前进!

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4年,田汉根据上海义勇军积极抗战的感人故事,完成了《风云儿女》的写作,并由夏衍改编成电影剧本。而片尾的主题曲,田汉在1935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前,写成了歌词。当时活跃于左翼乐坛的聂耳,主动要求为歌词谱曲。两个多月后,聂耳从东京邮寄回手稿,剧组根据影片内容,最终将歌名定为《义勇军进行曲》。歌曲末尾,那雄壮的“前进!前进!前进!”如鼓角一般催人奋进。百年积弱,中国人突然如雄狮苏醒。“义勇军”,揭开了中国人民投身抗战的序幕!前进!前进!前进!这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中国的声音!

(本文在苏智良教授和姚霏女士的帮助下完成)



抗日将领访谈录②

特派记者 张黎明

组建战地考察团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1939年初,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深入晋西北、晋察冀、冀中、晋西南及平西5个战区,分别对八路军的组织、军事、敌工、通讯等7个方面的工作进行考察。军委任命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方强担任考察团团长。从延安出发前,考察团的全体同志先后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

不久,方强率领100多人的考察团向华北敌后根据地挺进。他们一边在战地考察调研,一边还同八路军各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当时,方强还创作了一首《考察团战歌》。

抗战初期,敌人十分嚣张,我军处境异常艰难。一天晚上,方强和部队正穿越平汉线,突然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达声,只见日军的装甲车风驰电掣般开了过来。大家迅速在附近的青纱帐里隐蔽起来。“哒哒……”随着敌人一阵盲目的机枪扫射,装甲车从他们眼前呼啸而过。将军向记者解释说,其实敌人并没有发现“目标”,而是自己给自己壮胆。

贺龙送来一匹战马

1939年,考察团来到位于河间县的八路军120师驻地。贺龙师长非

老将军电话里唱起抗战歌

——听开国中将方强讲述抗日故事

开国中将方强的寓所坐落于北京故宫附近。

5月23日上午,记者叩开了一扇沿街的大红门。庭院内绿树成荫、鲜花烂漫。在一间陈设简单的会客厅里,悬挂着许多照片。有毛泽东主席给方强的亲笔信影印件,和将军与周恩来、陈毅、贺龙、叶剑英等的留影。几分钟后,95岁高龄的方强将军身着草绿色军装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记者面前。谈起抗日战争,将军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将记者带进战火纷飞的华北敌后根据地。



● 方强将军近影

特派记者 张黎明 摄

一本相册,指着照片对记者说:贺老总送给我的就是这匹马。

在深入敌后的斗争中,方强向中央写了长达27万字的《华北战地考察报告》。后来,毛主席打电报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

肖克赠车日俘开车

考察团抵达平西敌后根据地时,前线又传捷报。八路军部队缴获了大量日军的武器、弹药、车辆等。说起当年的情景,方强将军的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

笑容。他说:“肖克同志将一辆刚刚缴获的日本吉普车送给我使用,可是,我们考察团里没有人会开车,于是,部队就找了一个日本战俘给我开车。”

尽管时隔60多年,将军依然记得他的名字:“这个日本人叫三本,开车技术很好,工作也认真。原来,三本在日本军队经常遭受长官的拳脚、鞭打,被我军俘虏后,因我们优待战俘,官兵平等,他深受感动。起初,三本还穿着日本军服,后来,他就穿上了我们八路军的军装,战斗

在敌后抗日的各个战场,直到因病回国。”将军说,三本非常憎恨日本军国主义,他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战歌抒发赤子之心

5月25日上午,方强同志的警卫参谋徐能千从北京拨通了记者的电话,他说“首长一定要亲自给你唱一首当年的抗日歌曲”。记者一时感动得无语。12时整,记者准时拨通了方强将军的电话。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这位抗日名将声情并茂的歌声:“……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保卫祖国,打倒日寇……”

记者听着将军苍劲而有力的歌声,不禁激动万分。这激昂的歌声,抒发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方强同志简历

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青年义勇队指导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团、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44军军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党的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向本报独家披露最新研究成果—— 上海149个慰安所烙刻日军兽行

一个读来令人查结果。上海师国“慰安妇”研经13年深入研披露了最新发是日军“慰安所最齐全、慰安所的城市。有史料的慰安所有

记者 钱滢琛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在者专访,披露了日军在上

周边有70处以上

苏教授捧着新著《上海日话音沉甸甸的。“数量之初的预料。”

苏智良到日本参加一天,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学者听说苏教授来自上日本战时第一个慰安所?”苏教授心里“格登”一始着手调查。越查,苏教原本以为慰安所不过几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甚的这149个慰安所主要口、崇明、浦东、嘉定、吴淞前后出现过至少湾万安路战时被日军称慰安所6处。

慰安所设在上海

边曾是日本人居留活动口区东宝兴路125弄的日日本海军指定开设的特从1931年到1945年,它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一8月战争结束。

25弄1号为2层西式砖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后来经营者夫妇又从日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

的住房(今125弄2号、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车库,形成一个规模颇住附近的林铃娣老人生父亲当年是桶匠,她对清晰的记忆:“我们叫它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皂用的。那时我只有十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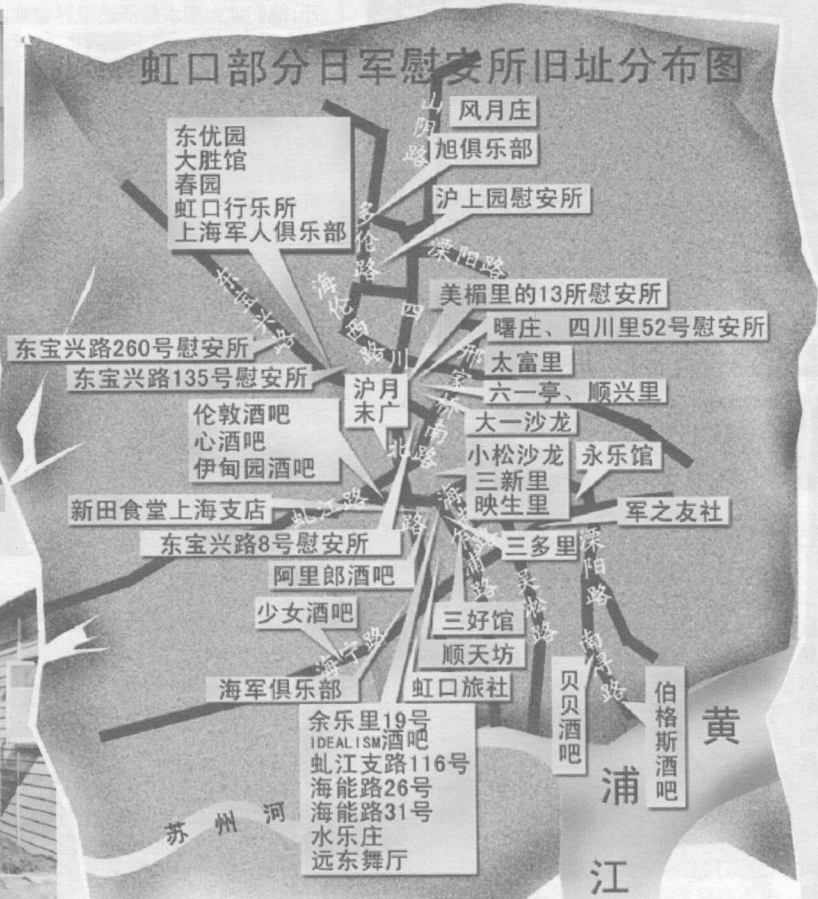
受辱的有朝鲜、日本和中改已难统计。在东宝兴路在还保留着日本式的拉苏教授说,他每年都要去多少都会有些新发现。



“大一沙龙”现在成了普通民居



日本军人正准备进入杨家宅慰安所



强征民宅逼妇女入火坑

在苏教授开展慰安所调查之时,许多热心的知情人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浦东钱仓路的旗昌栈慰安所就是这样浮出水面的。一天,苏教授收到一位陈炳荣老人写来的信,信中诉说了发生在他家老宅里的故事,他随即拜访了老人和他的老管家。

陈炳荣老人原住在旗昌栈大街350号,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大宅。两位老人回忆,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里的住户都赶走,不久,便陆续住进一批年轻女子,年龄在20-28岁之间,大多操着苏北口音,各有编号。老管家回忆说:“她们每星期只能洗一次澡,吃饭天天都一样,一个饭团、洋葱豆腐羹汤。里面的中国姑娘没人愿意干那种事情,但女孩子们没法反抗,有的姑娘还受了伤。”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日本推行“慰安妇”制度,受害最大的主要是中国妇女。日军以强诱、诱骗等方式,迫使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还在她们的臂膀上烙上号码。

随着调查的深入,苏智良接触了许多“慰安妇”幸存者,他的夫人陈丽菲教授也加入了研究的队伍。在苏教授家里,记者见到了一份特殊的名单。上面记载着散落在各地的“慰安妇”幸存者的名字,现有35人,而在1997年,名单上还有近百人。

苏教授告诉记者,在这份名单中原来还有3位上海籍“慰安妇”的名字,如今已相继过世。2005年2月20日,3人中最后一位幸存者——95岁的崇明老人朱巧妹含冤离开了人世,她是世界上最年长的

“慰安妇”幸存者。更令人同情的是,她家共有4人被迫做了日军的性奴隶,这是全世界都罕见的悲剧。朱巧妹老人在世时说:“我永远也不原谅日本!”

堕入魔窟终身屈辱

据苏教授介绍,朝鲜女子也是上海日军“慰安妇”的主要来源,她们来到上海后的遭遇也非常悲惨。

生于全罗南道灵岩郡的何顺任,19岁那年被一个朝鲜人骗上了开往上海的船。她回忆说:“一到上海,就被带到临近美租界的一幢板式平房。当时我还相信人家说的‘赚大钱’,正为自己在地方洗衣做饭而失望时,闯进来的军人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曾经逃跑过,但又被捉回来,受尽殴打,被剥光了衣服……”

日本撤军后,许多“慰安妇”终获自由,但是,她们的肉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的“慰安妇”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还有的因为被强迫服用了药剂,终身无法生育。在生活中,许多人也备受歧视,一辈子抬不起头。

在江湾的一个慰安所,解放后有一名原“慰安妇”留了下来,名叫根娣,是苏北籍的女子。邻居说,她在当地租了间小屋,里面什么也没有,在30岁左右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男人,男人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根娣有了身孕,结果在生产时,因难产而死,就这样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美福里专为慰安所而建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慰安所揭开尘封的历史。苏教授的研究生姚霏最近寻访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慰安所集中

地——位于横浜桥北、四川北路东侧的美福里。

美福里,一个动听的名字。然而,在1933年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的“海军慰安所”索引中,频频出现这个名字,给这个美丽的名字蒙上了阴影。一心亭、梅月等十多个慰安所就落户在这里,从记载的门牌号码看,有些慰安所还是门挨着门,其密集程度可见一斑。在整个日军侵华时期,美福里的慰安所“此消彼长”,成为写满日军罪恶的一条旧里。

如今家住美福里38号3楼的一位沈老太,是日本人走后第一批搬到美福里的住户之一。她说刚搬来的时候,地板上铺有榻榻米,房间内的门大都是移门。另一位王老伯透露,38号所在的这幢楼最初共用一个正门,相传这里是美福里所有东洋堂子的总的账房。姚霏进一步调查发现,《虹口区地名志》记载,美福里的建成年代为1933年,据此,整个美福里很有可能是日本人专为海军慰安所而建。

更多慰安所尚待查证

“当然,这149个慰安所,还不是上海慰安所的全部。”苏智良说,“举个例子来说,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从日本带来‘慰安妇团’,在上海战场为日本陆军‘服务’,但其在吴淞、大场、江湾、纪家桥、庙行等地的情况,至今尚不清晰。闸北曾经也是慰安所的集中地,1940年还设立过上海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但遗憾的是调查中几乎没有收获。还有一些慰安所地点尚不明确,也未列入统计。”

随着知情者的相继过世,留在世上的证人越来越少,调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上海已证实慰安所一览

- 1.大一沙龙
- 2.三好馆
- 3.小松亭
- 4.永乐馆
- 5.陆军慰安妇团
- 6-15.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
- 16-29.美福里的慰安所
- 30.东优园
- 31.大胜馆
- 32.春园
- 33.虹口行乐所
- 34.上海军人俱乐部
- 35.沪上园慰安所
- 36.旭俱乐部
- 37.风月庄
- 38.沪月
- 39.东广
- 40.东宝兴路135号慰安所
- 41-42.东宝兴路8号、260号慰安所
- 43.六一亭
- 44.四川里52号慰安所
- 45.曙庄
- 46.南昌上海馆
- 47.三新里2号慰安所
- 48-55.虹江路松柏里的慰安所
- 56-58.虹兴路顺兴里的慰安所
- 59.映生里3号慰安所
- 60.余乐里19号慰安所
- 61-62. Idealism 酒吧
- 63.虹江支路116号慰安所
- 64-65.海能路26号、31号慰安所
- 66.水乐庄
- 67.远东舞厅
- 68.新田食堂上海支店
- 69-72.广东街的慰安所
- 73.军之友社
- 74.三友贸易公司
- 75.虹口旅社慰安所
- 76.海军俱乐部
- 77.文路“花月”
- 78.武昌路338号慰安所
- 79.日之出酒吧
- 80.涵恩路260号慰安所
- 81.海乃家
- 82.海乃家别馆
- 83.蒙特卡罗酒吧
- 84.公共租界慰安所
- 85.中华旅馆慰安所
- 86.大上海旅馆慰安所
- 87.靠近法租界的慰安所
- 88.太仓路慈云别业慰安所
- 89.梦花街慰安所
- 90.南市食堂
- 91.闸北、虹口慰安所组合
- 92.北火车站路局大楼慰安所
- 93.浦东庆宁寺慰安所
- 94-95.旗昌栈慰安所
- 96.杨家宅慰安所
- 97-111.江湾的慰安所
- 112-113.政府路、三民路的慰安所
- 114.大康纱厂附近的慰安所
- 115.千田、深谷部队慰安所
- 116.羽田别庄
- 117.上海寮
- 118.突击屋
- 119.恭兴路军人俱乐部
- 120-136.吴淞的慰安所
- 137.上海郊外的慰安所
- 138-142.嘉定的慰安所
- 143.青浦县城慰安所
- 144.崇明慰安所
- 145.浦东高桥慰安所
- 146.浦东塘桥慰安所
- 147.罗店镇米家祠堂慰安所
- 148.杨行“三百亩”慰安所
- 149.松江第一慰安所